

火车上的父亲

是那种绿皮火车，咣当，咣当，有节奏地响动，车厢里乘客相向而坐，谈天说地。列车售货员推着车子来来回回兜售：花生瓜子八宝粥，啤酒饮料矿泉水，腿收一下。

我和父亲坐这趟列车去厦门，我十二岁，剃了个小平头；父亲四十，出发时我们一起去理发店，父亲的两鬓刚长出一点白发，剪短了，白发就硬生生钻出来。

对面是两个大姐姐，十七八岁，也许十五六岁，我分辨不出来。一个姐姐个头高一点，漆黑的长发洒落在肩头，再滑落在她洁白的衬衣上。另一个姐姐短发，圆脸，眼睛一直微笑着看我。我刚剃了头发，头型很丑，不停用手摸自己的脑袋。

“你长癞痢了吗？”短发姐姐问我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你瞎挠什么？”

“我挠我的头皮。关你啥事。”

“讲礼貌，你说什么呢？”父亲瞅了我一眼。

“长头发才会长癞痢。”我低头，翻了一下白眼。

“瞎说，癞痢哪能长出长头发，”长发姐姐用手捋了一下她的头发，那一团黑色就铺在胸前。我想，她说的似乎也有道理，这样的头发应该不会长癞痢。

“那短发就有可能长出癞痢啊。”我看着短发姐姐。

“你说得对，这里你头发最短。”

“不会说话。两个姐姐哪会长癞痢，要长，只有你长。”父亲一直是威严的存在。我抓了一下自己的脑袋，似乎癞痢正在慢慢长出来。

两个姐姐都笑了。父亲向左微微低下头，瞪了我一眼，然后抬起来，慢慢向右转，此刻玻璃窗外一缕阳光正好照在他的眼皮上，让他的眼睛看起来又黑又亮。他是怎么转动脑袋的，我记不清了，但我记得他的眼光在转向对面两个姐姐的路上，突然变得温和起来，是我极少见过的那种温和，我生病时，他用手抚过我的额头，才会如此；也不全是这样，除了温和，还有点别的味道，我尚不能明白说出，只感觉父亲忽略了我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，他应该紧紧靠着我坐着，指点窗外闪现的房子、田野里的庄稼、山上的树，跟我小声说话，告诉我那些我没见过的事物。

在两个姐姐上车之前，他是这样做的。当时对面坐着两个叔叔，抽烟，喝啤酒，大声说话。父亲微微皱眉，指着远方的山说，“这是三清山，这山上的樟树你认识吧。”“樟树我当然认识。”

“你看，还有青冈木，冬天烤火的木炭用这种树最好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青冈木生长缓慢，长得结实，做出来的炭耐烧。”

“还有乌柏树、红豆杉。春天来时，三清山的杜鹃全开了，红得像烧着了一样。”

“爸爸，那是不是叫‘山青花欲燃’？”

“傻儿子，不错嘛。”父亲在家里不是很喜欢说话，平时脸色严峻。今天难得有这样的兴致，我也就问东问西，他不厌其烦跟我解释。后来，说疲倦了，我斜靠在父亲的身上，不知何时睡着了。

醒来时，对面就是这两个姐姐。

“说到癞痢，我倒是想跟二位探讨一下。”父亲的身体坐正了，微微前倾。

“好呀，叔叔请说。”

“这历史上啊，得过癞痢的人还真有不少。那时人们没有洗发水，不那么注重个人卫生，或者因为贫困，都有可能得癞痢、湿疹。你们皮肤好，不知道得病人的苦。你们听说过王献之这个人吧？”

“我知道王祖贤，还有王铁成。王献之是谁？”

父亲说，“王献之是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。史书记载他‘头生癞疔，手足溃烂’。”

长发姐姐在看窗外。短发姐姐对父亲说：“大书法家还没有钱吗，这么不注意卫生？”

“战乱。知道吗？战乱。”父亲右手在空中一挥，斩钉截铁，似乎就结束了一场让王献之生癞痢的战争。

“白居易，柳宗元，他们都生过癞痢。”

“这些人生过癞痢跟我有啥关系啊？”长发姐姐对着窗外的一座桥说。那座桥上有一辆拖拉机装了一车石头，冒着黑烟，艰难挺进。

父亲没有显出任何不耐烦，但也觉得这个话题不好再说下去了。“那我跟你们说说王祖贤吧。”

“不要说《倩女幽魂》啊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”

“好好。她二十岁刚出头，演琼瑶的《梅花烙》，电视剧《龙门客栈》。对了，她的气质柔中带刚，跟他军官父亲有关。”

“那她母亲呢？”长发姐姐盯着父亲问。

“她母亲嘛，”父亲身子又坐正了，声音小下去，语调变缓，“你不知道吗？”

“快说嘛。”

“她母亲是医务人员，细腻温和，王祖贤小时候接受了良好的教育，刚柔相济。”

我从未听到他在家中说过这些。我对这些不感兴趣，跑到厕所撒了一泡尿。慢悠悠走回来，列车不知疲倦还在咣当，咣

T

月光城 小说

听来的故事

冯渊

当前行，车速比窗外的卡车快不了多少。

到了座位，父亲不见了，两个姐姐在那里哈哈大笑。

父亲的声音还在空中回荡：“这张飞嘛，他拿的丈八蛇矛，相当于现在的两米一六，矛头弯曲像蛇，他这样一抖，无人敢近身。”

父亲站在过道里，舞动着根本不存在的长矛。他一使劲，额头青筋出来了，那新剃的露出白发的头，也有点怪异。我说，“爸，快坐回来。餐车过来了。”

餐车果然过来了。花生瓜子八宝粥，啤酒饮料矿泉水，腿收一下。

父亲微微喘着气，和两个姐姐一起俯身大笑，他们的脑袋在餐桌上，都快碰到一起了。

信件折成的花朵

他是一名优秀的语文老师。三十来岁时，上《春江花月夜》，他定制了一套唐装。讲《再别康桥》，他专门买了一条长长的围脖。

现在已是本城著名中学掌门人的他，微笑着对我说，“你说我‘作’吧。”

“还好。讲《阿Q正传》时你没有买一根假辫子戴上。”

“哈哈。那时我是真的不懂。班里有个女生，每天给我写一封信，周五放学，她将五封信折成一束花，站在校门口，放到我的自行车篮子里。”

“是将五封信插到一束花里？”

“不是，信纸拼成一束花的形状。”

“那信的内容不是露在外面吗？”

“这不是重点，好吧。我很老实，回家就交给了领导。”

“你的意思，现在后悔上交给了领导？还是这五封信上交了，另外的信没有交？”

“别打岔。领导认真看了信件。后来……”

他说得有点零乱，也明显隐藏了什么，我听完他的故事，还原补充，叙写在下面。

她上课总是心不在焉。个头不高，趴在桌上，前面的男生遮住她，教室里似乎没有她的存在，但，她是班上成绩很好的学生。

他提问她时，她站起来，一脸茫然，好像才睡醒。回答问题支离破碎。他没有耐心听完，就让她坐下去。

她将校服挂在椅背上，穿着时尚的衣服，还将额头的一缕头发染成酒红色。班主任对他说，这孩子，她妈妈是军区医院的骨科主任，爸爸是晚报的副总。她只要成绩好，不惹事，我们就不要管她。

他并没想怎么去管她，只

是感觉到她一上课就没精神。她偶尔抬眼看看黑板，眼光涣散。就这，也能考好，他怀疑自己的教学是不是多余。

有一次上课期间，路过她的教室，她正在回答物理老师的问题，声音悦耳，口齿伶俐，他从窗玻璃里看进去，她穿着校服，站在那里，落落大方。

他很年轻，不知怎样做学生的思想工作。但他觉得，必须找她谈谈。办公室人多嘴杂，把她喊出来吧，又太郑重其事，终于找到一节自习课，她的同桌不在，他坐在她的身边，小声问：“你为什么上课不太注意听讲，是听不懂，还是我讲的你都已经懂了？”

“我在认真听。”

“那你回答问题为何总是……”

“我就是那样思考的。”她的脸飞红起来，说话倒是清晰的。

他一时又没了主意。他讲课时神采飞扬，班上的学生都被他的情绪感染，沉浸在他创设的情境里。只有她，神游天外。

有一段时间，他以为她是故意为难他。直到她将五封信折成一束花，放到他的自行车篮筐里。

妻子看完信，说，这个周末，你喊她到我们家里来聊聊天。

他是一名普通的青年教师，妻子是一家科技公司的中层。他们住在狭窄的两室户里。不过，他喜欢收拾，房间里一尘不染。他喜欢书法，并没有将家里变成工作室，铺开宣纸，满室墨香。没有，他写完，就卷起来，收拾完毕，桌上永远清爽。妻子也特别爱干净，厨房里都闻不到油烟气。

那天，她随他一起走过楼道，她不熟悉这种光线暗淡、有些肮脏的旧楼，不过，当他的妻子打开门来迎接他们时，室内清爽的空气，温柔的灯光，妻子亲切的笑容，让她一点都没有陌生感。

他的妻子很善谈，跟她说高中时代的生活。他也插嘴，说起他的语文课堂。三个人无拘无束说了半个下午。临走时，女孩子说，老师，你上课说过卡尔维诺的《分成两半的子爵》，能借给我看看吗？

“我说过吗？”

“当然说过，每一句话我都记得。”

他赶紧从书橱里翻出那本书，递给女孩子。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，她一直没还我这本书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哪知道。”年近花甲的校长朝我摊摊手。